

中国现代

小说

名家名作原版库

竹林的故事

冯文炳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小说卷

竹林的故事

竹林的故事

鲁迅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竹林的故事

● 冯文炳

据新潮社一九二五年初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份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衍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的小说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编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啰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

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

限，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数典忘祖，而又津津乐道，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所云。当然，这些话，今天再说，早不新鲜。我之所以重复，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大，这或者要被讥为「菜刀不削自己的柄」。但无论怎样，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才能更高一点。何况见贤思齐呢？

王彬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

废名 (1901—1967)，原名冯文炳，字蕴仲，湖北黄梅人。

废名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二十年代初在北大求学时，废名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了。他的小说抒情依连，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恬静气息。有人评价是「有一种隐逸的情调，有一种冲淡如陶（渊明）诗，清澈如溪流的风格。」不同于其他乡土文学作家那样地写实，总之写得「飘」，而别开支流。废名的小说受过鲁迅与周作人的评述。鲁迅说是「冲淡」，但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周作人则肯定得多：「冯君著作的独立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废名的小说情节淡化，不见大起大落，只是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所言多是乡村儿女翁媪之事，语言也很简朴，用汪曾祺的话：「秃」。在当时是有些影响的。建国后，废名的小说少有提及，近年又颇有些青年作家向其学习，且颇有成绩。废名的小说结集出版的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与《莫须有先生传》。

《竹林的故事》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由北新书局发行，是废名的第一部小说集，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有周作人序及废名自序，属名冯文炳，可知那时他还没有以废名行世。《火神庙的和尚》与《河上柳》是其中代表其风格的两篇，读这两篇也就足矣。读废名的小说有时不免要惹起老衲说经之感的。

竹林的故事序

冯文炳君的小说是我所喜欢的一种。我不是批评家，不能说它是否水平线以上的文艺作品，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文学，但是我喜欢读它，这就是表示我觉得它好。

我所喜欢的作品有好些种。文艺复兴时代说猥褻话的里昂医生，十八世纪讲刻毒话的爱耳兰神甫，近代做不道德的小说以及活剖人的心灵的法国和瑞典的狂人，……我都喜欢读，不过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荫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荫下的时候。

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特别的光明与黑暗固然也是现实之一部，但这尽可以不去写它，倘若自己不曾感到欲写的必要，更不必说如没有这种经验。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冯君所写多是乡村的儿女翁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一个失恋的姑娘之沉默的受苦未必比蓬发薰香，著小蛮靴，胸前挂鸡心宝石的女郎因为相思而长吁短叹，寻死觅活，为不悲哀，或

没有意思。将来著者人生的经验逐渐进展，他的艺术也自然会有变化，我们此刻当然应以著者所愿意给我们看的为满足，不好要求他怎样地照我的意思改作，虽然爱看不爱看是我们的自由。

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有萧罗倍耳那样的好先生，别林斯基那样的好批评家，的确值得也是应该听从的，但在中国哪里有这么些人；你要去找他们，他不是叫你拿香泥塑一尊女菩萨，便叫你去数天上的星，结果是筋疲力尽地住手，假如是聪明一点。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地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

这种丛书向来都是没有别人的序的，但在一年多前我就答应冯君如出小说集时给他做一篇序，所以现在不得不写一篇。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是什么批评。我是认识冯君，并且喜欢他的作品，所以说的不免有点偏，倘若当作批评去看，那就有点像「戏台里喝彩」式的普通评论，不是我的本意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周作人于北京。

序

我开始做小说，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到现在为止，共十五篇，最初的三篇没有收在这集子里。

本来连讲究的信封同少年阮仁的失踪我也不打算要，今天偶尔一翻阅，却不觉又为自已悲，——相隔不过两年，竟漠然若此！多长几根胡子罢了，凭什么看轻他们？

其余十篇，除病人是某一时期留下的阴影而外，都可以说是现在的产物，我愿读者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

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

一九二五，三，九，冯文炳序于北京。

这集子正在排印的当儿，我写了河上柳，去乡两篇，一并收入。我感谢李小峰兄同他的夫人对于出版上的帮忙。

一九二五，六，十二，冯文炳。

书 目

- 一、鲁 迅：《呐喊》
- 二、扬振声：《玉君》
- 三、李劫人：《好人家》
- 四、郭沫若：《塔》
-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 七、叶绍钧：《线下》
- 八、郁达夫：《寒灰集》
- 九、茅 盾：《春蚕》
-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 十二、老舍：《月牙集》
-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 十四、冰 心：《超人》
- 十五、废 名：《竹林的故事》
- 十六、柔 石：《二月》
- 十七、丁 玲：《在黑暗中》
- 十八、沙 汀：《兽道》
- 十九、艾 芜：《南行记》
- 二十、巴 金：《发的故事》
- 二十一、施蛰存：《将军底头》
- 二十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 二十三、张天翼：《速写三篇》
- 二十四、蹇先艾：《酒家》
- 二十五、徐 汙：《鬼恋》
- 二十六、吴组缃：《西柳集》
- 二十七、萧 红：《旷野的呼唤》
- 二十八、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 二十九、孙 犁：《荷花淀》
- 三十、张爱玲：《传奇》

目 录

周序	一
自序	三
讲究的信封	一
袖子	六
少年阮仁的失踪	一六
病人	二二
浣衣母	二八
半年	三七
我的邻舍	四三
初恋	五六
阿妹	六一
火神庙的和尚	七一

鹧 鸪

八一

竹林的故事

八七

河上柳

九四

去 乡

九八

讲究的信封

同学们狂风扫落叶似的四散了，他一个人也只好循着原路朝学校里走。他的体质很弱，来时居然能够随着大家没有休息的跑到，现在几乎走不动了，天气顿时也变坏，没起风，没看见太阳。骡车汽车人力车走来走去，他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只觉得被他们扬起来的灰尘同空气融合成灰白色。街旁人力车夫问他坐不坐车，他低头看看他手里还拿着一枝几乎摔掉了的校旗，便好像有一种迷信似的把头对着车夫连摇。走进一条很深曲的巷子的时候，偶然从那里传来几声小孩子的叫唤，他的疲倦了的知觉，又好像被有丧事的人家的啼哭所惊醒，随即滴下两颗眼泪在干燥而松散的尘土上。

走进学校，揭示处贴着很大的通告：「请愿的同学都打伤了！」他到他所认识的受伤同学处慰问了一遍，便回到自己的寝室。倒在床上，嘴好像失了作用，耳朵却还听得同住的朋友的谈话：

「王君比时就吐血！」

「王君的右颊伤了指甲深的一个洞！」

「那大约是刺刀钻的，皮带没有那厉害！」

「最可恼的是那些警察，把我们赶到西口还要赶！」

「他们的车夫也混着一齐打哩！」

「他们以为我们是他们老爷的仇敌！」

他勉强闭着眼睛，以为睡一觉起来，总可恢复疲劳；听了朋友们的话，越想睡却越睡不着，「车夫」，「警察」这两个声音，好像是一线火焰，把藏在他心的深处的燃料，统行引着了。朋友们的叫骂，本来是对受伤的同学表同情，而且也可以消出自己的忿气；他却因之把受伤的同学完全忘记了，回忆一个警察的面孔；这警察是解开腰上的皮带向着他掷的，他一面跑一面回顾，所以那面孔格外记得清楚。假如他依着刚才走进房门，向他最亲爱的朋友所说的话「我现在觉得我们唯一的使命是抛开书本子去干！」做去，那一定是为了那警察的原故。

他终于睡着了。醒来时已经不是白天，房里没有灯，也没有听见一个人的言动。把灯燃着，桌上放着一封信！大约是号房刚才送进来的。

仲凝：

我得着你寒假不回来的消息，很欢喜。父亲时常向我说，「写信叫他回来」，我总是拦阻。父亲的皮袍已经穿了二十几年，现在破得不成样子了；上月寄给你三十元，叫你买一件皮袍穿，——到前几天才告诉我，自己仍穿那旧的。你昨天来信说你的目力

赶不上从前，父亲埋怨你用功太过，一面又筹八元寄你买一副眼镜。乡间银价非常高，二百枚铜子还换不了一元。我有时买块豆腐煎煎，端上桌子的時候，父亲且笑且怪：「有了腌菜便不该买豆腐。」要你买眼镜，二十个铜子还愁不够哩。你假若回来，往返盘费至少要用三十元，家里无论如何节省，总填不起这个数目。自从我们的女儿死后，每天晚上，母亲总要妹妹同我睡，我倒觉十分不自在，连做梦也担心，但是母亲以为我胆小，一个人睡着害怕，我怎好推辞？

一，十九，莹。

「怎的这样静寂？」他把信看完了，倾着耳朵细听。一时间，花白头发的双亲，纯和而又聪明的爱妻，都来到这黑夜凄凉城中一间矮小的宿舍除掉灯光没有伴侣的儿子，丈夫的脑里。那差不多四个钟头以前发现的惨剧，几乎同梦一般的隐没了。

最后他从书架上拿一本文学定期出版物，想从上面选一篇小说读读。这册子颇厚，中间约有一分宽的空隙，表明曾经夹过什么纸笺在里面。书刚拿到手上，不知不觉也就从那里没有密合的地方折开，他突然被一声霹雳惊着似的，把书摔在桌上，自己坐在椅上！

「这……这信封……」

两月以前，他父亲由家来信，说县署里出了一个一月二十元的差事，补充人须得本邑有声势的人的介绍，嘱他请同乡李先生，众议院议员，写封信给知事。他比时很费躊躇：去？不但理智告诉他这是耻辱，而且他实在感着这是痛苦，不去？六十岁的父亲，难道自己不